

第十八章 大千世界

午餐后，容定夫妇送走感觉不虚此行的陈则民。这时，容定觉得该把宣布圣诞大礼的消息再压一压。他告诉三个儿子，交上他们完成的家庭作业给他检查，于此同时，他们可以自由活动。

父亲的管教随时都会出现，是任何避雷针都无法躲避的雷电。只要父亲在家，三个儿子就习惯于小心翼翼，而不是自由放松。正是这个原因，三个儿子对父亲的神态特别灵敏，今天父亲的心情似乎难得的好，于是大家都可以轻松一些。

长子容谷，今年8岁，父亲容定按照拉丁文的规矩，给作为长子的他取洋名为古斯塔夫（Gustav）。可能是对牛奶黄油面包吸收的好，容谷的个头长得比同龄人要高，梳着中间分开的西装头，显得文质彬彬，他性格木讷，反应比别人慢半拍，所以父亲总觉得他不是块读书的料。闲暇时，容谷最大的兴趣是看家里订阅的美国西尔斯百货公司的传销杂志 Sears & Roebuck Catalog 上的顾客分享计划，每卖一美元的商品，就给顾客一美元的信用，凑满三美元信用，可以免费获取一件赠送的商品。容谷边看边计算自己用零花钱从西尔斯百货公司购买的文具，累积起来，何时能免费获赠一支美国华特曼（Waterman）自来水笔。

次子容诺，今年6岁，洋名为安东尼（Antony）。和哥哥相反，同样的牛奶黄油面包并没有喂大他的个子。他长得比同龄人要矮小。他是一个本分、聪明、害羞的乖孩子，抱定宗旨，跟自己无关的事，绝不沾边。在父亲面前随叫随到，因此很少受到严厉的斥责。闲暇时，他的最大兴趣是用蜡笔绘画。他最喜欢的服饰是摹仿美国西部片里印第安人的那顶鸟毛头冠。

三子容沐，今年4岁，洋名为渥兰多(Orlanda)，他很讨厌这个洋名，因为听起来和“我懒惰”同音。他是容府三个男孩里最活跃、最淘气、凡事最不感落后的一个。每次闯祸，他总有办法找到借口，把责任推给两个哥哥，让哥哥们陪自己一起受罚。他喜欢摹仿两个哥哥的一举一动，尽管他还看不懂大哥的西尔斯百货公司传销杂志，但是他却有一顶跟二哥同样的印第安人鸟毛头冠。

下午两点的时候，嘟嘟嘟，一阵意外的汽车喇叭声从前花园传入儿童活动室。三子容沐一跃而起，奔到通向二楼小厨房的楼梯口。容定夫妇已经站在那里，容定向儿子们号令：

“穿好大衣，通通下楼到前门去，看看阿爸今年送给你们的第一件圣诞礼物！”

三个男孩在前，容定夫妇在后，佣人们最后，脚步声隆隆地走出底楼大门，来到寒风凛厉的花园里。

花园的雕花大铁门已被阿三打开，大铁门前停着一辆崭新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制造的Oldsmobile牌汽车。木质黑色车身的顶盖是折叠式的软篷车顶，车上共有两排座位，前排为双人司机席，后排为乘客席，可坐六位乘客。汽车车轮为实心橡胶轮胎，车轴为木质辐条，前排司机席外的车身上左边装着晚上照明用的煤气灯，右边装着开路鸣道的手捏橡皮喇叭。看家狗路纳汪汪大叫，围着汽车怪物不停地奔转，使劲摇尾巴。

司机席上坐着容府上下都认识的商埠印书馆张翰林家的司机老乐。

“老爷太太少爷，请上车。”老乐在司机席上歉下身子对容定说。

“这是我家的新车，”容定对家人宣布，“上车吧，老乐带你们去看第二件圣诞礼物。”

罗米的脸涨得通红，她对这件突如其来的圣诞礼物激动不已。尽管容定一直说过要买汽车取代那辆车顶有破洞的马车，但是罗米一直以为那是节俭成性的丈夫用来拖延修补

马车车顶的借口。在私家汽车不到1000辆的公共租界里拥有一辆崭新的Oldsmobile牌汽车，使罗米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她突然想起当年容定向自己求婚时讲过的那句话：“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不光有安定的生活，还要有富足的生活，只要是上帝能提供的，你都会有。。”

容定一家五口兴奋不已地坐上乘客席。乘客席是一张包真皮革的弹簧沙发，三子容沐抢先坐到最左边的位置，因为那个位置最靠车边，前面的司机席空着(老乐坐在右边的司机席上)，往前往左没有任何东西挡着，具有乘客席上最佳的观景角度。慢半拍的长子容谷最后上车，只好挤在乘客席的中央。

老乐倒车退出花园，把汽车拉正方向开往街上，男孩们挥手告别站在铁门口送行的佣仆们的时候，容定告诉大家，他买这辆汽车时跟商埠印书馆的张翰林商定，从今天起，容府赶马车的小刘和张府开汽车的老乐对换，小刘去张府赶车，老乐来容府开车。张府的汽车司机由老乐的侄子小乐接手，张府的原马车车夫退休回乡，马车车夫由小刘接替。

容定又告诉罗米，从此以后，容府每月要为这辆汽车交二银元的交通税。那么二银元能买多少米呢？容定问长子容谷。

容谷红着脸答不上来。

“半担米有找。告诉我这车值多少钱？”罗米替儿子解围。她怕长子答不上来会惹容定生气，赶忙把话题扯开去。

“八千银元。”

罗米惊讶得张嘴结舌。她对家里的财政事务向来不问不闻，听凭丈夫安排。但是，对丈夫近年来的收入改善，并非毫不知觉。自从容定成为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律师後，容定为一系列大客户摆平了金额巨大的案子。继美国金氏公司的《世界通史》版权案後，容定为商埠印书馆赢得了美国经恩公司起诉侵权的版权官司、英国米林公司起诉的《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版权官司、正华书局诬告商埠印书馆为日本金江堂合伙的日资

企业的污名案。继成宣怀的遗产案後，容定又为前民国总理唐绍仪、前两广总督张鸣歧、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的大女儿康同璧等清末民初的大人物在上海的财产作长期管理，为浙江兴业银行、五洲药房、华安人寿保险公司、光华火油公司、固本肥皂厂、康元饼干厂当管理法务的监董事。尽管有那么多的收入来源，罗米对容定能花8000银元买下新汽车的财力仍然非常意外。

严寒压榨着马路上的泥泞，给原来有水洼的地方盖上一层薄冰，给树木的躯干裹上一件白霜的外衣。

天气是晴朗的，温度在冰点以下，户外呵气成霜，手指发疼。容定一家人坐在新买的汽车里心情却像正在洗热水澡那么舒服。

容定说好要司机老乐开车去看第二件圣诞礼物。难道还有比8000元的新车更来劲的礼物吗？

老乐显然受到新主人容定的事先关照，对要去的目的地非常清楚。他把汽车驶近金神父路（瑞金二路），将车速降低下来，因为这里的交通信号起了变化。

租界里最早指挥交通的红绿灯出现在1919年，但是并非每个交通要道都已装置这种巡捕手控的红绿电灯。在还没有装置红绿电灯的路口，工部局雇人站在马路中央举木牌指挥交通。

站在金神父路路口指挥交通的那个人，穿着背心上画着“交通”两字的黄马甲，手举一块方木牌，木牌的一面涂成白色，另一面涂成红色。老乐等那人把方木牌白色的一面对准自己时，踩下油门，开车进入金神父路。

金神父路的两边是各式各样的商家店面，在店面的后面是当时很时髦的所谓新式里弄的建筑群，这些新式里弄的入口处通常开在两家商店的接合部。

新式里弄是跟交通红绿灯几乎同时出现的租界建筑样式。说白了，新式里弄就是改良版的石库门建筑。同最初因应躲避太平天国战乱为大量华人难民修建的老式石库门相比，

新式里弄从高度、建材、卫生设备上都有显著改良。

老乐将汽车驶入一条新式里弄。这条里弄的弄堂门口，混凝土的门框顶部雕着四个大字：三千世界。弄堂的主道路面够宽，足够Oldsmobile开入。

弄堂主道两面是一栋栋矮墙上札铁栏杆作围墙的双层或三层建筑。从半开的黑漆铁门看到天井里晒着洗净的衣物被单、二楼窗沿下挂着等过春节时食用的腌货、坐在门口抽烟晒太阳的私家黄包车夫，可以看得出这条有16栋独立门户的弄堂大都已有居民居住。其中有一栋的铁门大开，门口停着两辆人力板车，门内传出轧棉花机的嘎嘎声，显然这是一家连周末都上班的家庭作坊。

老乐把汽车驶到弄堂底部，刹车停下。

“下车。”容定对家人说。

三子容沐第一个下车，绊了一下，两只小手按住冰冷的地面，终于没有跌倒，直起身子。

容定领着家人走到弄堂底部一栋建筑的紧闭的铁门前，使罗米大为惊讶地从棕色西装口袋里掏出一把土头土脑的长柄钥匙，打开门。

“这家房客还没有搬进来，可以先进去看看。”

罗米觉得自己的心快要从口里跳出来，容定的举止，仿佛他是这栋建筑的主人，莫非他。。。

“是的，这里刚成为我家的产业！”容定大声宣布第二件圣诞礼物的内容。

这是一栋双开间的新式里弄二层建筑。小天井因为围墙的一半为铁栏杆显得像开敞的小花园。因为围墙低矮的缘故，底楼的客厅和左右厢房，采光方面比旧式石库门大为改善。二楼的三间房间更为亮敞，楼上有白瓷浴缸马桶的西式浴室。楼梯很陡很暗，这是跟旧式石库门唯一相像的地方。

容定带领全家参观建筑的同时，简断地告诉罗米这片新置产业的来历。

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想为他的第十一个千金宝璐小姐在上海置办地产，委托精于地产业的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协助完成这项投资。根据1853年英美法诸国同上海道台签订的《土地章程》附件《上海华民住居租界内条约》规定，租界内的土地归洋人以永租形式承租下来，这个永租权只能在洋人中转手，华人不能成为同等地位的承租人。订立这个规定的假设是租界里的主要居民为洋人。后来租界里的华人居民急剧增多，出现了一些有强烈投资地产意愿的华人居民，为了绕过这个法律障碍，必须请一个洋人或洋人机构，比如说是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出面，成为某一片土地的法定挂名永租人，然后将这片土地的一切权益注册转让给出资购买土地的华人，使这个华人成为土地实质的主人。容定是办理唐府这个案子的主角，在帮助宝璐小姐物色地产的过程里，看中了眼前这条新式里弄，而唐府却看中了容定认真负责、诚实的人品和在租界同洋人打交道的扎实经验，为了建立一个牢靠的友谊，宝璐小姐提议跟容定合买这处地产。容定接受了这个提议。

那么这处地产值多少钱呢？这处地产共计12亩土地，地价为每亩2万银元，即使不计房价，容定为购置这处产业投入了至少6位数的银元，这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一笔可观的金额，

这项投资的回报是多少呢？每栋建筑的每月房租分为15银元（二层）和20银元（三层）两种。当时最吃香的工薪阶层，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电机科毕业的工程师月薪为60银元，一般洋行商家的职员月薪为20银元，中国商家的学徒刚满师的起薪为每月8银元。可想而知，这条新式里弄的租户必须是殷实的中产阶级。

容定带家人参观完空着的租屋后，退回汽车，让老乐倒车开到弄堂门口。容定本来带家人来这里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带罗米和孩子们参观刚置的产业，第二是带家人来这里跟总理的十一千金宝璐小姐见面。现在，宝璐小姐还没有出现，容定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给孩子们上一堂课。这堂课的课堂就是弄堂门口的那家糖果店。

刚才在汽车里长子容谷答不上两块银元可以买多少米，引得容定心头一震。难道艰苦

出身的自己，家业刚刚兴旺，家中的孩子就已变成不识米价的膏粱子弟了吗？

“你们三个下车，到这家糖果店里去看看，里面卖什么，卖多少钱，十分钟后出来向我报告。”容定给孩子们布置功课。

“我们怎么知道十分钟到了呢？”次子容诺小心翼翼地问。

“到时候我叫老乐按喇叭。现在开始。”

又是三子容沐第一个下车，他又绊了一下，两只小手按住冰冷的地面，直起身子，跟着已经越过自己的两个哥哥，跳跃式地奔进糖果店。

十分钟后，老乐捏响汽车喇叭，三个孩子奔出糖果店向父亲汇报：“店里头卖粽子糖、水果糖。”“还有荷兰水，”“还有生梨苹果，”“还有鸡蛋。。。”

“慢点，一个一个讲，每人讲两件，不要漏掉价钱，Gustav，你先。”

“里面卖粽子糖、水果糖，一个铜板八颗。还有生梨苹果，一个铜板两颗。。。”

“好了，轮到Antony了，不要重复。”

“里面还卖荷兰水，每瓶两个铜板。广东橘子，一个铜板两颗。。。”

“Orlando，你看到什么？”

“鸡蛋，冒烟的菱角。。。”

“不是冒烟，是烧熟的菱角。Orlando识字不多，你们两个知道鸡蛋、菱角的价钱吗？”

“鸡蛋一元150颗，菱角两串一个铜板。”容诺轻声回答。

容定点点头，对考试的结果很满意，他刚想继续这个课题，告诉儿子们，一银元合多少银毫（小洋），合多少铜板，铜板对银元的浮动比例有多大，金神父路上开来一辆美国福特汽车，跟容府的Oldsmobile成直线，前后停在弄堂门口。

福特汽车的车门被身穿黑色制服的司机打开，一个头发留前刘海、双腕套着精美翡翠手镯、全身裹着贵重皮毛的摩登小姐跨下车来。

“容先生好！”她一边打招呼，一边向容定的汽车走来。

容定下车，把自己一家四口介绍给民国第一位总理的第十一千金宝璐小姐，称呼她为“十一姨”。宝璐小姐吩咐司机从汽车里提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纸盒，说是唐府自家厨房制作的广东点心枣泥荷叶糕，拿来赠送给容府。

罗米上下打量用广东口音讲上海话的珠光宝气的宝璐小姐，真是虎父无犬女，估计她不会超过十八岁，却能说会道，待人接物老练得像一个外交家。

宝璐同容定原来约好是为了一起踏勘新置的产业，然后为这条新式里弄取个新的名字。

容定把其他家人留在新汽车里，自己带着长子容谷和宝璐一起从弄堂口步行到弄堂底部，容定又掏出那把土头土脑的长柄钥匙，打开那栋房客还未搬入的空宅，陪穿着高跟鞋的宝璐楼上楼下重新踏勘一边。同时容定向宝璐介绍通过律师事务所瞭解到的本弄各家房客的社会背景、财务能力。

冬天的下午，太阳有气无力地躲到灰色的云堆里去。

容定和宝璐在空宅的底楼唯一放着空椅子的左厢房里讨论里弄的新名字。里弄现在的名字是三千世界，这是一个佛教的名字。按照佛教的说法，以须弥山为中心，日月照耀下的四洲八海为一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为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为大千世界，世界由三种“千世界”组成，所以叫“三千世界”。这样的说法，同容定罗米的基督教信仰有抵促。按照圣经旧约第一章“创世记”的说法，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了天空、地面、太阳、月亮、星辰、陆地、海洋、人类、动物、植物，构成了一个包罗千千万万生命事物的唯一的大世界，而不是三种“千世界”。所以容定坚持要把三千世界这个名字改掉。

宝璐小姐不是基督徒，但是庚子年义和拳动乱期间，因其父唐绍仪留学美国的背景，被义和拳当作“二毛子”追杀，唐府合家不得不躲入东郊民巷外国侨民区避难，后来住宅被炮弹击毁，一个叫胡佛（Herbert Hoover）的美国矿业工程师邻居将唐家收留到自己家里

来居住，有此缘源，唐家用洋人信奉的基督教文化深有好感。所以，宝琮同意容定给里弄改名。

但是改成什么名字好呢？如果改成和原名相差太大的新名字，记忆不便，会造成邮政麻烦。如果改成基督教味道太浓的新名字，又可能引起一些佛教信仰的房客反感，造成房东房客之间的不快，甚至造成佛教房客的出走。最好是起个新名字，跟原先的名字相差不大，容易记忆，而从基督教和佛教的角度都能讲得过去。

“改叫大千世界好吗？”宝琮突然有了主意。

“为什么？”容定问。

“‘大千世界’跟‘三千世界’，一字之差，容易记住。‘大千世界’是佛教的三种‘千世界’之一，佛教房客不会反对。上帝创造了一个包罗千万事物的巨大世界，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基督道理上也说得通。再从世俗角度来讲，这里已经搬入的租客里有钱庄襄理、铁路工程师、银行会计、裁缝店老板、海关职员、中医师，形形色色的房客不正是公共租界这个大世界里千千万万人的缩影吗？所以，改名为大千世界面面顾到。容先生，依看好伐？”

容定一时语塞。他，作为一个资深律师，对法律上的任何是非曲直，能毫不困难地说出一个子丑寅卯；他，作为一个具有修辞学和文学学位的文化人，能轻松地评判一个名字的雅俗优劣。但是，对于给这条新式里弄取新名字，他觉得自己比不上总理府里的黄毛丫头那么灵气四射。

一星期後，弄堂入口处的混凝土门框上，四个大字“三千世界”的“三”字被改成“大”字，从此以後这条金神父路上的新式里弄改名为“大千世界”。